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 第一〇六回 平西府骨肉談心 狄王爺達呈貢禮

詩曰： 賽花奉詔到中華，太后駕臨王府家。
骨肉滿門今敘會，談青說白樂無涯。

當下公主想來天朝氣度之美，心花大開之際，有太后娘娘呼聲：「賢侄媳，老母看你身材裊裊，體態柔柔，焉能有此武藝勝比男兒？不畏凶狠有膽量，兩次殺退邊兵，為解夫難。細想細思，尚還不準信。今朝老身何幸，與英雄侄媳相逢。」公主正要開言答話，楊府余太君滿面春風說聲：「太后娘娘，這是當今萬歲洪福齊天，故此英雄女將。算起來令侄若非錯走國度，焉得相逢公主？又怎得公主前往西遼破敵解圍？此乃國家有幸，又是令侄良緣，老太太的福蔭，狄門有光。」此時太太連稱不敢當。又呼聲：「賢媳，究竟你怎能習得武藝，因何有此神通？細細說明眾位得知，不必含羞不語。」公主聽了，說聲：「婆婆，媳婦自幼學法於廬山聖母，收為門徒。父王、母后信了師父之言，帶上仙山幾載，傳習武藝，略贈了法寶，教傳騰雲霧遁之術，學全兵法，吩咐幫助天朝，這是聖上洪福，豈是妾身功勞？」眾夫人聽罷大悅，更有一番席上之言，餘不必載。

卻說狄爺在著外堂，弟兄五人款待四位番官，當時見公主帶來的箱中物件，有扛夫抬進府中，府內家人點查收訖，交與宮娥細細收拾過。隨來太監、宮娥各有小席款賜，你談我說，共羨中原之地華美。各日用什物，裳服膳饌，比著下邦氣度甚至加倍。我等只願一生一世不還轉國中。也罷，無奈捨不得爹娘的，不表閒言。

是日，眾番兵在營，狄爺也有責賜酒食。內堂宴畢，紅日歸西。眾位夫人、三位老太君拜別太后、太太，婆媳一路送出中堂，各個坐轎而去。獨有太后尚在府中，姑嫂、侄媳是夜在內庭燈下，細將從前之事說一番。說到龐家父女、孫秀三個奸黨，狄太后恨聲不止。太太說：「這龐洪如此欺君不法，可笑聖上原要寬恕他的。」太后說：「嫂嫂啊，若被當今恕了龐妃，赦其女必赦其父，只憂割草不除根，猶恐再發之虞。今得這奸臣尚有四個兒子在，日後還有了起發萌之弊。」狄爺聽了微笑說：「娘娘啊，倘或他兒子不比龐洪心術，知道父親行惡，理該正法，就不敢胡為。謹慎安分守業，做個善良人，也未可知。」太后說：「若依得侄兒之說，乃國家之幸也。但如今侄媳已到來，國務已完，侄兒可奏知聖上，辭駕歸鄉祭祖才是。」狄爺應諾。太太開言說：「娘娘你也離了故土四〇餘年，目下年尊也無別事，何妨一共轉家園？」太后點頭說：「嫂嫂之言，正合我意。想起爺娘、先兄一念，怎不由人不斷肝腸？」太后娘娘說起，淚珠垂落。太太也觸動愁心，追思昔日丈夫狄廣在朝，名聲最重。不幸與公婆相繼而亡，此時寡婦孤兒幸喜有些田產留後。只望苦節撫孤，以承狄氏一脈。豈料又遭水難，兒只說娘死，母只知道兒亡。兩命虧得上蒼庇佑，〇年中分而復合。後來孩兒解送征衣，方能使母子再會。歷盡許多苦楚，今日方得我兒貴顯。想起前情，猶如春夢。說完不覺也流淚一行。公主此時見二年尊傷感，便稱：「婆婆啊，離而復合，月缺又圓，世間所有，人有難而不死，此乃該有今朝顯貴。所以龐洪弄權，屢次將千歲陷害，後逢鬼谷仙師點化，反得高官極品，乃婆婆的福蔭，該有後頭甜的。今日事倒虧得龐洪弄權之力。婆婆須宜快樂，何須記念前時，說起傷心之語？」狄爺說起：「公主之言，卻為有理。」太太說：「我兒何出此言？倒使為娘不解。」狄爺說：「母親，若非龐洪具奏孩兒解送征衣，焉得母親、姐夫相逢？又不得領三關統領之職，以後龐洪保奏孩兒征伐西遼，索取珍珠旗還國，屢屢傷害孩兒，豈知今日得為高官顯爵，夫妻團敘，母子團圓？若以公論國法，龐洪原有滔天大罪，碎副凌遲也不為過。若以孩兒私論，龐洪、孫秀也是孩兒得力之人。」姑嫂聞言，半悲半喜，談談說說，不覺二鼓摧殘。太太吩咐各歸安睡。

是時，兩位尊年多不表，單敘美夫妻。狄爺是夜進房，吩咐宮娥出外，近前說聲：「公主。」不覺一笑：「你還未睡麼？」公主起身說：「妾也未睡。千歲，有何話且請坐。」狄爺說：「公主，下官有句話與你商議。」公主聽了登時臉泛桃花，低頭含羞不語。狄爺說：「公主啊，你疑下官有甚別事麼？所以這般光景的，原我與你明說，夫妻只得一月早已分離，一經五載，今日才得相逢，不該仍各東西，理當同伴裝枕。無奈近日勞動著忙，下官意欲回歸故里後，料理門庭，小完公務，下官少不得效比鴛鴦於中補漏，竭力同歡。若不說明，還防公主見怪。」公主含笑說：「千歲之言，卻像癡了。你難道欺著妾是下邦之婦，鄭風為比麼？誰人思量與你同宿？你太將妾看低了。」狄爺微笑道：「公主賢良之德，人所難及。不知幾時回歸家園，雲情雨意未卜，何期公主不思此？下官也懸望久了。」公主帶愧低聲說：「千歲休得瀆言。既不同宿，快出房吧，妾要睡了，省得外動疑。」狄爺微笑說：「下官去了，公主睡吧。」此時，公主關上房門，燈前思想：哀家在本國時常煩悶，只憂誤配著本國醜陋蠢夫，一生不遂哀家之願。今朝有幸得配上國英雄，非凡氣宇。又是太后內親，極品顯貴，大大功勞，名揚宇宙。姻緣須乃前生所定，原虧得仙母指點我，今須是心安身樂，但未知何年再轉本邦朝見父王，看看狄龍孩兒才放心。想罷，卸下官妝，寬解羅裳，不嫌獨宿。正乃一覺放開心地穩，夢魂行不到家園。

不言公主安睡，再說狄爺也不可睡靜，坐燈前把兵書觀看。覺到了四更將盡，狄爺梳洗了，穿過朝衣。命家丁將單單國送來的貢禮扛抬到午門伺候。當下，狄爺來到朝房內，眾文武大臣相見，互相言談。眾大人說：「千歲，公主既到來，你該奏知天子，一同告假，榮歸故里。狄千歲，你意下如何？」狄爺說：「列位大人啊，下官原有此心，但未知聖上准奏否。」正說之間，天子坐朝，百官參畢。兩旁侍立，俱無奏表，只有狄爺出班奏說：「單單國賽花昨天已到。國王今差官四人，貢來禮物已帶進候旨。」將禮單表文呈上。仁宗天子大悅，看罷傳旨扛進四車禮物，近臣檢點分明，降旨：「收歸國庫，番官不必朝見，御館暫且留款他三五天。」狄爺稱：「臣領旨。」正要奏請還鄉，天子先開言呼聲：「御弟，這弟婦女英雄曾助你平西，有功於國家，來日可同上殿見朕。」狄爺說：「臣啟陛下，這賽花乃一女流，如何見駕，誠恐不便，伏乞聖裁。」天子說：「御弟啊，朕心如此，不必推辭。」狄爺只得領旨，退朝回歸府內，吩咐弟兄款留番官。他進內堂請過娘娘、母親安，與公主分左右坐下，把聖上要宣公主來朝見駕，孩兒在君前力辭不脫，聖心執意如此說畢。姑嫂聞言，心頭大悅。只有公主心中不悅，說：「千歲，妾身乃一女流之輩，又是初到上邦，要上朝見駕，實覺不安。」狄爺說：「公主，少不得下官也同上朝的。你且放心。」太太說：「媳婦啊，無非君王見你有功於國，宣你朝見以示恩寵之意的，還有恩賜贈賞與你。」公主說：「婆婆啊，媳婦情性你也未得深知。委只喜安靜，不要浩煩，所以不願見駕受封的。千歲啊，倘聖上思封，你在旁須要極力辭讓才好。」狄爺微笑應諾。不知公主來日朝參聖上如何，正是：

英雄女將辭煩浩，仁德君王寵眷深。